

判断一个人，要看其“所为”，更要看其“不为”。孔子说：“听其言而观其行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10》）其实，“观其行”，不仅要看“做什么”，更要看“不做什么”。

比如，判断君子和小人，如果只看是否谈仁说义，很可能看错，如果再看一下能否做到不“巧言令色”，就会准确得多。这背后的逻辑是，君子一定不是“巧言令色”之人。

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判断方法：一个“人的‘不为’”，更能显示他的品质和底线。

弟子子游（言偃）在武城主政，孔子问他发现了什么人才没有？子游回答：“有澹台灭明者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，未尝至于偃之室也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14》）意思是说，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，行路不走小道，除了公事，从不到我屋子里来拜谒。从不为私事而拜谒长官一事，子游看出了澹台灭明的品质。

看人，观其“不为”

钱 宁

另一个例子。弟子子路和冉求都在季府做事。有人问孔子，作为臣属，他们对季氏一定唯命是从吧？孔子回答：“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先进24》）这是对自己弟子的信任，相信他们有底线，杀父弑君之事，决不会跟着干的。

为什么从一个人的“不为”，比“所为”，更能看出其品质和底线呢？

在孔子看来，人之贤与不贤，在于是否比他人在某一方面强多少，而在是否“知止”。何谓“知止”？“子曰：‘于止，知其所止。’”（《礼记·大学》）——知道自己的行为应该在哪里停止。

在这一点上，荀子有过更详尽的论述：



因为它是文化的

葛译友

这钟声，有些别样，雄浑古朴，激昂大气，悠扬旷远，气势磅礴，有一丝现代和历史的苍茫以及万般红色基因浸润其中，经典，鲜明，个性，厚重，特立独行，极富棱角。

无论谁，只要涉足过外滩，总会记住这个特殊的旋律，连越洋跨海的老外也不例外。

1928年1月1日海

扬州包子出名，更出名的是汤包。各地的灌汤包都是对它的模仿，只有它是原创。

扬州的繁华是盐商用钱堆出来的。扬州当年的奢华生活丝毫不比宫廷逊色。当年盐商让家厨仿做宫廷菜，宫廷厨子学淮扬菜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汤包里面，最出名的就是蟹黄汤包。一只蟹黄汤包，比广州酒楼盛饭那只碗的口径还要大！胃量小的女生，吃一只就饱了。蟹黄汤包很隆重，用一只红色的高腰碟子盛着，高腰碟形似一只敞口花瓶，瓶顶托着一只大包子，溢出的汤汁有蟹黄的颜色，其余汤汁仍在包皮里面荡漾，包子上有十几道皱纹，似一朵盛开的花。端上来的时侯，服务员会把一支小小的吸管交给你，示意你先插入包子里面，把汤汁吸干，再吃包子皮和馅料。吃这包子得讲点儿技巧：不能太热，会烫伤嘴唇；也不能太冷，冷了汤味就大打折扣，甚至会有蟹腥。才12元一只的蟹黄包子，果真有点儿蟹味，让人颇为意外。汤汁还算鲜美，微微的甜，真是难得。

吃包子的地方，叫茶社。扬州最出名的茶社有两家：一家叫富春；一家叫冶春，都是百年老字号了。

多年前，扬州作家梅汝浩请我们一行人去富春茶社吃三丁包子和烫干丝。回忆中，富春茶社立于一条小河上，小河两岸有竹有树，还有丝缕绿荫倒向水中。富春茶社外观像一座草寮，进去后有小桥流水，餐桌一溜儿沿着水边安放，餐桌下的木地板是一块块拼接起来的，故意拉疏了间距，让客人看得见木板下的流水和小鱼儿，很有点儿小资情调。

此刻我所在的茶社，叫冶春，是御码头总店。与当年的富春一样，也是建在水边，这道水是护城河，据介绍，冶春园诞生于明末。

清初园主在这里建冶春诗社，从此这里聚风雅文人，赏花喝茶咏诗，把玩种种雅事。写《桃花扇》的孔尚任题下“冶春社”三个字。然而让这里出名的，却是两位皇帝。康熙、乾隆曾经从护城河的御码头登岸到这里喝茶。更有甚者，有一年，在冶春园一座名叫“丰市层楼”的建筑里，摆了一次皇家盛宴——满汉全筵，宴请六百多个地方官员。从此这里名声远扬，满汉全筵响遍了海内外。

草婴先生对人道主义的逐步认识也是有个过程。1955年，苏联发表了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《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》，他敏锐地意识到这部小说“关心人民疾苦，反对官僚主义”的意义，很快就把它翻

“君子之所谓贤者，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；君子之所谓知者，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；君子之所谓辩者，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；君子之所谓察者，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；有所止矣。”（《荀子·儒效》）就是说，贤者不是比别人更能干、更多知、更雄辩、更洞察，而是懂得“有所止矣”。

其实，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，是“知止”——知道人类行为的界限在哪里：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不然，所有的社会进步、科技发明和经济发展，都会走向文明的反面。

冯友兰曾说中国哲学在认识论上有一种“负的方法”——某一事物，不能直接讨论时，只说它不是什么，从而显示其某些本性。（《中国哲学简史》）孔子对人的判断，可谓是一种“负的方法”——观其“不为”，也就更能判断其“所为”。

判断一个人如此，判断一个组织、一届政府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

上一次去文庙书市应该是十五年前了，淘书藏书是我那时的爱好，老公房锈蚀的双人铁床上铺堆满了我的中外名著。一九九六年去新加坡“插队落户”的时候煞有介事地挑了好几本，打算在苦闷无聊的时候打发时间，可惜到当地后发现英文重要，抱着“落户”的决心，办公室里其他中国同事都看联合早报，我却总是先读英文海峡时报，好的文句还作必要的抄录，所以那六年里读报笔记攒了一堆，带的中文名著却基本没有翻阅过。2002年“返城”回国，在机场为避免交高额空运费，我被迫将“不必要的书”就地处理，想想至今汗颜。

不管怎样，回国后的七年里再也没有去文庙，以为自己忘却了，但爱书的情结如冬眠后苏醒的小虫，时不时地搅动我，终于经不起催唤，决定去看看。门票仍是一元，书摊的摆放也仍似从前，但书市已然乏味，摊主都换成了批发的书贩，书的花品种大不如从前，淘书客自是不多，难得沪上海派文化景观的一丝痕迹，些许宽慰的是几个熟悉的老摊主还在，一下亲切了许多，算是找到了十几年前感觉。

文庙本是供圣人孔子的，坐落在南市老西门的老城厢内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庙前广场被借用作周日旧书交易市场。旧书的种类曾经极广，年代跨度也大，从古籍、碑帖、连环画、言情、鬼怪、传记、散文、名著，到画册、邮票、民国同学录，各种老旧纸制文化商品都能找到；那年正值大搞“振兴中华读书活动”，淘书藏书也成为当时上海文化人的一大乐趣，书市名声也极大，至今我远在香港的同事还都曾听闻其名。

淘书其乐无穷，在茫茫书海中寻觅中意的那册，会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喜悦。比起昂贵的新书，旧书更如淡雅质朴，虽没有华丽崭新的外衣，却是山清水秀，不掩芳华。而淘好书是要挑摊位的，有的摊主是精明的书贩，深谙



青岛福山路小径（油画）陈正瑜

关大楼当时为沪上最高建筑，由吴淞口驶入黄浦江的外国轮船，一旦看到大楼听到钟声，起到航标和灯塔作用，为此黄浦公园还建了天文站，亦是为船舶安全航行用，是外滩水域第一景；一是学习西方国家海关以天数计算船舶吨税，超过夜里12点就另加一天，便于世界各地船舶统计，等等。总之，这带着历史沧桑的旋律早已融入上海的文化血液中，喜欢这固守不变的独特曲风。

它温暖着热爱生活的芸芸众生，曾经非凡地叩响上海的昨天和今天，必将和着铿锵的时代步履，叩响上海璀璨的明天……

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东西，上海需要这样特殊的符号，现代国际需要这样的历史积淀，因为它是文化的！

坐船·山色

陈 迅

梦。舟轻不碍孤帆重。江阔树冥冥。荒鸡叫雾暝。舟穿妆阁底。楼上佳人起。蓦入欲通辞。数声柔橹枝。”坐船，人在旅途，好想人非非。梦在水上，柔情就可想而知了。晨雾有着梦的形状，却被鸡唤醒了。船从妆阁底下穿过，妆阁里的佳人已经起床了。多么想打个招呼，与她说上几句话。还没来得及说呢，船就划过去了，留下叹息似的摇橹声，诉说着擦肩而过的遗憾。美好，往往瞬间来，又瞬间去了，就像船从妆阁底下穿过。

山色
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沈周《卧游图卷》。其中《仿米山水图》，所画山水被云雾遮掩，隐约可辨。题识云：“云来山失色，云去山依然。野老忘得丧，悠悠拄杖前。”山色本无得失。云来了，看上去，有所失。其实不然。云去了，山色还是依然如故吗？人常常走在得失间，患得患失。得与失，在米家山水的云雾中，遮人眼目。沈石田先生一语道破：“云来山失色，云去山依然。”何必在意云来时的失色呢？



行情，没有便宜货和冷门书；最好去找那些新面孔，他们是来清理家里或小单位图书馆的库存，不会纠缠于价格，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，所以他们也是那些老摊位的“目标”，每次书还没摆好，淘书客就蜂拥上来，风卷残云般的“洗劫”一番，好书立刻被眼疾手快的拿走了。我一度曾有过开旧书店的幻想，小本经营，书香作伴，粗茶淡饭，谈笑古今。店是没开成，但我还真去文庙摆过书摊。那天晚上和弟弟将旧书一本本地标价，再捆得整整齐齐的，第二天往自行车后架两边一挂，直奔文庙；到时书市人已“铺”出来了，除了庙前广场和两侧的厢廊内有桌椅的摊位外，主殿两侧的小巷都摆满地摊，书市只能开到了外面的马路上，我付费后找了个马路临时地铺，静等顾客上门，生意终没想象中的好，半天折价卖出几本，刚好赚回管理费。

如今互联网时代，科技进步得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力，资讯铺天盖地、眼花缭乱、无所不在，新书多得无法选择，旧书恐怕更无人理会。总体而言，前辈著者和编者的功力、严谨和精细，到最终作品的质量更值得后辈借鉴。读书是我所看得到的最好的安静方式，暂时忘却窗外的霓虹，聆听和思考先哲的教诲，体味生命的平淡。淘旧书也是读书乐趣之一。作为城市和建筑学者，我也确实不知道它的衰微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。

草婴翻译的巨大

楼乘震

常需要得到滋育，要领悟托尔斯泰作品的精髓……

在众多俄罗斯作家中，草婴选定以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为主攻目标，开始了有系统的对托尔斯泰、肖洛霍夫作品的翻译。

鼓舞草婴站在人道主义的战线上的是巴金先生，尽管他

俩可以说是两代人，但是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。

巴老说：“托尔斯泰虽然走得辛苦，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，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。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，给我照路，鼓励我向前走，一直走下去。”巴老的这些话对草婴的鼓舞很大。

到1997年终于完成了这十二卷共四百万字的浩大工程。接下来又翻译修订肖洛霍夫的三卷本。

巴老有一套《托尔斯泰全集》，这是俄罗斯在十月革命前1916年所出，这套巨著在国内仅有一套半。草婴提出能否借他把书中的200多幅插图翻拍下

来，用在他的译著中，巴老欣然答应。

2005年10月22日，文联和作协开巴金追思会，草婴从医院请假参加，他的精彩发言长达21分钟。

草婴先生得过很多的荣誉。但在这些荣誉面前，草婴的头脑非常清醒，在2011年1月29日他在接受颁奖的时候，致辞：“……要反对专制、暴力、实现人道、博爱。这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理想。现在我年事已高，遗憾的是我的愿望和理想还未完全实现，寄希望于后人，继续努力。”

回忆起程乃珊，常常想去凯司令，明请看本栏。